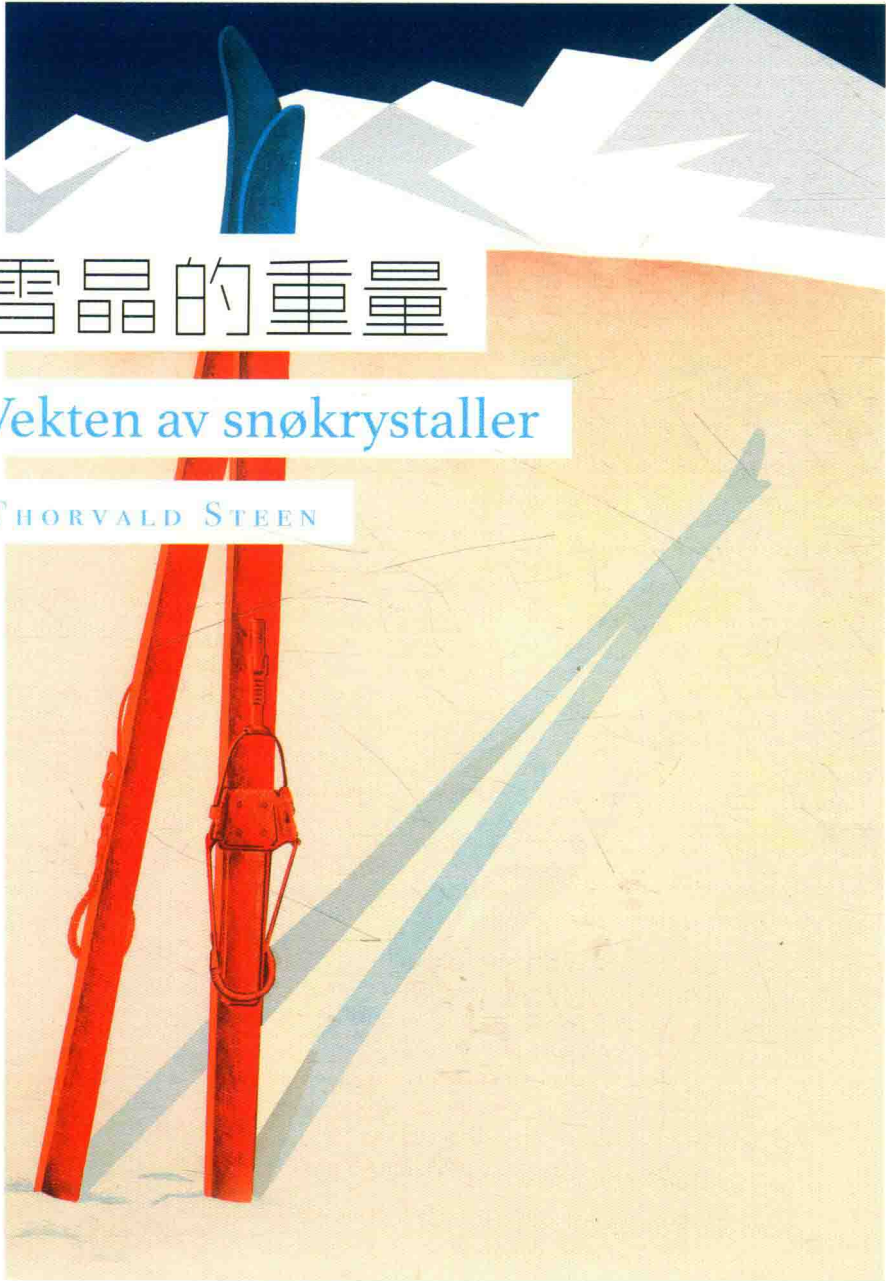


挪威 / 现当代文学译丛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. The top portion shows a dark blue sky above a jagged, white mountain range. A single, dark blue, pointed object, possibly a ski or a piece of ice, protrudes from the left.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beige, textured surface. Two bright red, vertical objects, resembling skis or poles, stand on this surface. A long, soft, greyish-blue shadow is cast diagonally across the beige background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red objects.

雪晶的重量

Vekten av snøkrystaller

THORVALD STEEN

[挪威] 索瓦尔德·斯蒂恩 / 著 沈赟璐 /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挪／威／现当代文学译丛

雪晶的重量

Vekten av snøkrystaller

[挪威] 索瓦尔德·斯蒂恩 / 著 沈赟璐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晶的重量 / (挪威) 索瓦尔德·斯蒂恩 (Thorvald Steen) 著;

沈赟璐译. —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8

(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)

ISBN 978-7-5327-8136-2

I. ①雪… II. ①索… ②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挪

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28430 号

Thorvald Steen

VEKTEN AV SNØKRYSTALLER

© Thorvald Steen

First published by Forlaget Oktober AS, 2006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Oslo Literary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



图字: 09-2018-1166 号

雪晶的重量

[挪威] 索瓦尔德·斯蒂恩 著 沈赟璐 译

责任编辑 / 杨懿晶 装帧设计 / 胡枫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100,000

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8136-2/I · 5006

定价: 4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3-83349365

“只要把七八对羽毛绑在他脚下，他就能胜过翱翔天际的
鸟兽、跑得最快的灵缇，以及速度超普通鹿群两倍的驯鹿。” |

《国王的镜子》1250

1

星期天的早晨，我清楚地听见客厅的壁钟敲了四下。窗帘没有全部罩上，反正外面雪已经停了。我侧着身子静静躺在床上。钟响了五下后，我起身坐在床边。睡眠惺忪的我，慢慢把身子从床上挪开，踱到窗边。星星点点已褪成透明，夜云在月亮跟前滑过。近乎洁白的外表，仿佛白天才是它们的归属。月光洒在街道另一侧的市政厅上，光与影给砖墙披上一层蓝色的外衣。广场的月光分外强烈。白日即将来临，照亮冰雪覆盖的苍茫大地。门口的滑雪板已经上好了润滑油。再过四个小时，我的教练佩尔，就要驾着那辆精力充沛的沃尔沃车，载着其他的跳雪学员来接我了。公寓里静悄悄的，楼上楼下的水管没有一丝动静。父亲曾说，他会起床送我出门，然后和我说再见。不过我完全没把这当回事，父亲母亲总是喜欢在星期天睡懒觉。“佩尔·斯特朗德简直就是神话。”当我在早秋时节告诉父亲，佩尔即将做我们的教练时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

我打开吊灯，套上袜子，然后摸出床下的小手电筒，提着它走到门边。我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往下压。门开了，光线从我房间窜出来，特别亮，我立马就看见那两块宽宽的滑雪板。它们被摆放在餐桌的椅子上，

背面朝上。靠这两块木板，我就能飞。红色的垫块、绑绳还有蓝色的板尖能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显出影儿。我按下手电筒开关，往前照。一阵小的窸窣声传入耳边。我把光对着滑雪板底面灰蒙蒙的地方。我是不是听到父母房间里有响声？显然那只是他们中有人在床上翻身而已。随后屋子又恢复成一片寂静。我用右手把光打在滑雪板背面，上下移动，然后用左手指尖轻轻划了划光线下的三条凹槽。之前上的银色蜡油，磨得还和原来一样均匀。这可是我花了三小时准备的滑雪板。昨天晚上，母亲让我和她还有父亲坐在一起，看电视节目，好歹是星期六。她说，一家人聚在一起是最重要的。之后还说了些什么，我记不得。那节目我最后没看，准备滑雪板才是我心中的头等大事。

我围着滑雪板转了一圈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它们都那么完美。润滑油的厚度刚刚好，一处擦痕也找不到。外面的气温低至警戒线，林德鲁德滑雪道的情况再适合跳雪不过了。寒冷的雪道和精心准备的滑雪板，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将降为最低。设想一下，我会不会创造新的个人记录？我把手电筒稳稳地放在地板上，用双手挨个扛起滑雪板。每当我滑出雪地，疯狂向下滑翔时，我都会为这两块沉沉的滑雪板感到惊奇，它们竟然能变得像羽毛一般轻盈。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把滑雪板放在地板上，然后提着手电筒，溜进房间里。我把手电筒关了。接下来该找点什么事情做呢？要不把有关瑞典探险家萨鲁蒙·奥古斯特·安德烈的作文先整理出一个框架来？不，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礼拜天，而且离交作业还有很长时间。要不把牧师先生在教我们坚信礼的时候留的作业做了？不

不，现在不做。我熄灭天花板上的灯，再次走到窗边。月光照耀下的云层仿佛是从天空上滑落的一根根肋骨。在确定这一天必将成为完美的一天后，我爬上床继续睡觉。

早晨八点我醒了过来。公寓里仍然静悄悄的。滑雪靴、弹力裤、棒球夹克还有我要穿的其他衣服，都已经放在了床边的椅子上。我换上衣服，右手提着厚厚的雪地靴，偷偷地走进厨房里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冰箱门，拿出昨天晚上准备好的三明治，尽可能不发出一丝声响。厨房的桌子上放着我的书包，里面装着雪地护目镜、润滑油、盛有冰蓝莓汁的保温杯，还有一副备用连指手套、一件毛衣和一顶帽子。我把三明治装进书包，然后背起书包走到门口。我把靴子放在水门汀的地上，然后偷偷溜进房子把滑雪板取出来。我把滑雪板背面朝上放在地上，接着坐在台阶上穿靴子。靴子的皮革非常紧，将整只脚包裹得严丝合缝。我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我喜欢穿这么紧的靴子。是不是因为勒紧鞋子能让我有种轻松驾驭滑雪板的心理暗示？下楼梯的时候，我用左手牢牢握着扶手。我时不时回过头，看看母亲或是父亲会不会突然站在楼梯上唠叨我。关上门，我站在比约嘉德的大街上，距离佩尔来接我的地方就一个街区。等待对我来说没什么，我已经十四岁，就快要十五岁了，早就懂得对美好的事物保有耐心。那天是一九七〇年圣灵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。

几小时之前，月光还给砖墙披上淡蓝色的外衣，现在已经涂抹成红棕色了。天空中的云朵已然舒展开。我身上背着书包，右肩上扛着滑雪

板。九点十分，佩尔到了。奥拉坐在他身旁的前座。

“你看上去很高兴，我看得出来，”佩尔一边说，一边把滑雪板固定在车顶上，“爬到伊万旁的后座上。”

前三跳比我想象得要短。在第四次跳跃之前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滑雪板顶端的尖部，过了很久后，我再反复检查卡扣，调整护目镜，坐地上又站起来，重新调整卡扣和护目镜。

“今天你还要再跳吗？”站在我身后的伊万大声问道。

我把滑雪板放在轨道上，然后先把右脚蹬入滑雪板。佩尔站在山顶，好看清楚我们滑的姿势。他告诉我把屁股蹲低一些，这样能减少空气阻力。当重重的滑雪板开始滑起来的时候，我把上半身往前倾，眼睛聚焦在跳台的边缘。只有右眼的余光可以瞥见佩尔的靴子。脚趾、指头、小腿、膝盖、大腿、臀部和我向后摆放的手臂随着靴子离开起跳点边缘，像羽毛一般飞扬起来。我发现和以往相比，这次的跳跃稍微靠山坡的右边倾斜了一点。我往身下看，那儿坐落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色，再往下点，可以看见大面积的土地藏在厚厚的雪层下面。我用手臂夹紧身体，尽量将两块滑雪板靠在一起。我身体前倾，弹力裤随风拍打着身体。我张开嘴巴屏住呼吸，沉沉的滑雪板在脚下，而我在太阳和蓝天下飞腾，在高耸的山间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。我用右手调整了一下滑雪杖，像船只转舵一般，朝左边飞去。身体一直失重地在空中飞翔着，等双腿完全准备好降落时，我离地面只有几米远。

这次我降落在缓冲地带的最低处，悠悠地荡到平地上。佩尔已经从

跳台走了下来，他火急火燎地走下楼梯。我朝他慢慢平滑过去。

“这次是你跳得最好的一次！”他大声吼道，“感觉还不赖。”我冲滑雪板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我心底想的是，这次起跳前我可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
“从最高点跳出去是最重要的。”佩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拍我的肩。

等我们吃完干粮，喝完我的蓝莓汁后，我开始往山峰走去。右腿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我出发了。当我尝试从跳台的边缘往外冲时，我的右腿使不上力。我没法在冲出山坡的时候将它伸直。整条腿没有知觉。身体不断转向右边，最后我两腿分开摔了下来，身子疯狂地往前翻滚。两肩非常疼，这种感觉并不奇怪。肩膀着地的时候用力相当猛。可我的右腿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佩尔扶我站起来，撑着我走到车里。他帮我脱下滑雪板，穿上棒球服。

“你坐在前座上，我把车子发动起来，这样你就暖和了。等奥拉和伊万都跳完，我们就回家。抱歉，我把你逼得太紧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你的错。”我回答道。

晚上的时候，肩膀疼得更厉害了。我什么也没对父亲母亲说，但我决定如果疼痛没有好转，第二天我就去学校医务室的大妈那儿看看。

我之前去过三次医务室。每次都是去打疫苗或是做一些常规检查，她对我一直都很和蔼可亲。

“你得把上衣脱了，这样我可以好好检查一下。”她说。

我解开衬衫的纽扣，把衣服放在写字桌上。

她小心翼翼地捏了捏我的肩膀。

“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淤青？别的地方还有吗？”

我脱下裤子给她看另外五处淤青。她仔细观察了好久，盯着我的屁股、大腿、小腿一顿猛看，然后又检查了一下我的肩颈和后肩处。

“你最近老是摔跤吗？”

“可能比平时要厉害一些。”

“你腿不疼吗？”

“好像有点疼，不，我觉得不疼。”

“穿好衣服吧。你先去走廊上等我一下，”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听筒，“我去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医生。让他给你好好检查一下。你这样的情况最好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能否帮我在学校请一小时的假？”

“我会试试的。”她微笑着对我说。

走廊的光线很昏暗，我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，心里暗自为跳台滑雪季终于开始这件事而感到高兴。早在三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投入跳台滑雪的练习中了，当时还是在父亲用铲子堆的小雪堆上跳的。跳两米还是二十米，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八岁的时候，我可以一下子滑过一百米。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悬浮在空中，如果距离不够远，那就得漂浮得久一些，久到能存入我的记忆里。漂浮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和身体融为一体，

所有的烦恼都被我抛诸脑后。因为我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速度、漂浮和降落上。

门开了，医务室的大妈走出来递给我一张纸片。“给你预约了朗格医生，十二月四日上午十点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说完，我便拿起夹克衫走了。

2

朗格医生的诊所在奥斯陆的市中心，去拜访他的这一路上，我不停地在想，周五的雪一定能给我训练的雪坡场地创造最好的条件。身上的淤青正渐渐褪去，肩膀感觉彻底好了。我瞄了一眼手表，看来要抓紧一些去赴约才行。我企图让自己走快一些，但步子却总是迈不开。

整条马路只有主干道的雪被清理过。人行道上的雪几乎能没至脚踝。等我按响诊所的门铃时，全身出了好多汗，心跳加速。一名满头银发的护士走了出来。候诊室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她让我把外衣挂在衣帽架上，然后直接进去找医生。

“我能不能等一下再进去，”我边问边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，“我现在有点喘。”说完我尝试让自己深呼吸一口气。

她重新回到诊室里，轻轻地关上门。诊所外阳光明媚，四周点缀着些许白云。

“你能请他进来吗？”我听见关着门的房间里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。门把手往下压了压，我站起身来。

“祝你好运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轻轻抚摩我的肩膀。

朗格医生戴着厚厚的眼镜仔细打量我。一对浓密的黑眉下嵌着一双小而泛灰的眼睛。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弓身缩背的人。就算是坐着的姿势，这么驼背也太难以置信了点。他迅速对我露出笑容，拉起我的手，指了指那把空的椅子。我们四目交汇，看着彼此。我点点头，坐了下来。他也对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着文件。他埋头专注地望着打印机里吐出来的纸张，眼睛扫描着上面的一行行文字。刹那间，我仿佛觉得这个动作会永远重复下去。他是不是忘记我坐在这里了？我环顾四周。墙上挂着两幅图表和一张用玻璃画框裱起来的画。其中一张图表上写着字母，另外几张上的字，字体稍小一些，没法轻易辨认。窗边挂着一张白色的图表，上面画着一个橘色身体的男子，并用蓝红色阴影标示他的骨骼、肌腱和肌肉。我把视线转到窗外。白色的窗帘被束在一侧。墙外停靠着一辆雪地摩托。随后我再将目光转回朗格医生身上。他仍旧在看文件。他是遇到了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吗？突然，他注意到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

“到我们了，嗯。”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死死盯着手上的纸。然后他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，审视着我。

“肩膀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你能把衣服脱下来吗？”

“要脱多少？”

“你里面穿底裤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底裤里还穿了内裤。”

“脱到只剩下内裤比较好。”

我脱下衣服裤子，手臂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。

“你坐下来，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反应。”朗格医生说。

他掏出一把橡胶手柄的小榔头，简单地在我的膝盖和手肘上敲了敲，嘴里嘟囔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。

“你能站起来吗？”

他先检查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随后是胸部、臀部，最后是腿部。

“你不胖啊，是吧。”

“嗯，我应该不算胖。”

“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”

“跳台滑雪，也会下下象棋。怎么了？”

“就是想知道你课外一般做点什么。没别的意思。”

朗格医生绕着桌子走了一圈，然后弯下腰埋头看文件。翻完文件，他又走到书架前，找到一本厚厚的书，然后打开。他一边读，一边用大拇指指着书里的文字。接着他把书合上，又放回书架。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后，他走到我跟前。

“你转一圈看看。”

我听从他的话转了一圈。

他摸着我的后肩膀和大腿。

我觉得身体发冷。

“你去根芙护士那儿做个肌肉活体检查。她会在你的大腿里插一根

针，然后取出一小部分的肌肉组织，最后由我们寄到国立医院的实验室去。”

“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？”

“这个之后再聊。”朗格医生回答道。

我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是全给忘了。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，当时的朗格医生和护士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，只是我还蒙在鼓里。

我走进会客室，根芙护士已经备好了一支粗针，等着我。

“你坐到椅子上。会有一点儿疼，但是很快就好了。我保证一定很快。”

她说的是实话。

打完针我又被叫到朗格医生的房间里。

“你可以穿衣服了。”他边说边把眼镜放回原处。他没刮胡子，脸上的颧骨很突出，额头上还有许多皱纹。而他的肌肤要比我认识的所有成年人都要红。

为什么他这么吝惜词语，都不多说一个字？

“可以叫你父母过来一下吗？”

“他们在上班。”

“在哪儿工作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有些犹豫。

“你有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他们上班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打给他们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朗格医生再次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往书架前走了两步，然后把前几分钟刚看过的那本书抽出来。我估摸这一页的内容，他之前应该读得很仔细了。接着他转过身，走去会客室里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。

“我们试着给你父母打过电话了。根芙护士找到电话了。”

“你没打通吗？”我问的时候心里在打鼓，生怕他看出我如释重负的样子。

“你妈妈有时间过来，和你爸爸也联系上了，不过他有些忙。”

“你准备和他们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现在相当确定，你应该得了某种罕见的肌肉障碍症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问道。

他摘下眼镜，把它搁在我们中间的桌上，然后摸了摸满是皱纹的额头，随后身体靠在椅背上。他头上的毛发比眉上的还要稀少。

“这我可能解释得不清楚。毕竟我也不是儿科医生。我想最好还是等你父母到场比较好一些。”

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明年春天我就……”朗格医生戴上眼镜，整个过程中只有这一次他是认真地看着我。

“抱歉，我必须要对你说，我挺担心你继续参加跳雪的。国立医院那边给的回答非常坚决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要和医院的几个专科医生好好聊一下。之后我会给你的父母寄信过去。”

我真想立刻就离开这里，不想再继续听下去。我试图站起来，但我感觉整个人天旋地转。无奈我只好再坐回去。

“我不能再跳雪了吗？”我大声问道。

朗格医生把自己的凳子往前拖了几步，随后把眼镜抬到脑袋上。过了几秒钟，他又开口了。

“很遗憾，”朗格医生喘着气说道，“你的肌肉现在出现的弱化症状就是很明显的征兆了。我很担心你继续跳雪的话，肌肉会越来越软弱。”

我闭上眼睛站起来，然后睁开，侧眼看着他。

他坐在原地。

“我能走了吗？”

我身体往后退了退。

朗格医生低头看向桌面。

“我应该过段时间再把这事情告诉你的。”他缓缓地把话说出口，眼睛注视着我一举一动。

“不必这么说，”我一边说一边摇头，“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嗯，”朗格医生回答道，“但是希望你能回去和你父母好好聊聊，并且让他们尽快给我回电话。打到我家里也可以。”

他面前的桌上有一个开着盖的玻璃盒子，他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我。我接下名片，放在裤子的后口袋里。

朗格医生伸出手来，但我没理他。他只好拍拍我的肩膀，我迅速走到门边，握住门把手。

“再见。”我听见身后传来这句话。

下楼梯的时候，我的脚步走得很慢，脑子里一直在盘算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。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卡尔约翰大街。天空升高了一些，湛蓝湛蓝的。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我的头就像是带着两部照相机